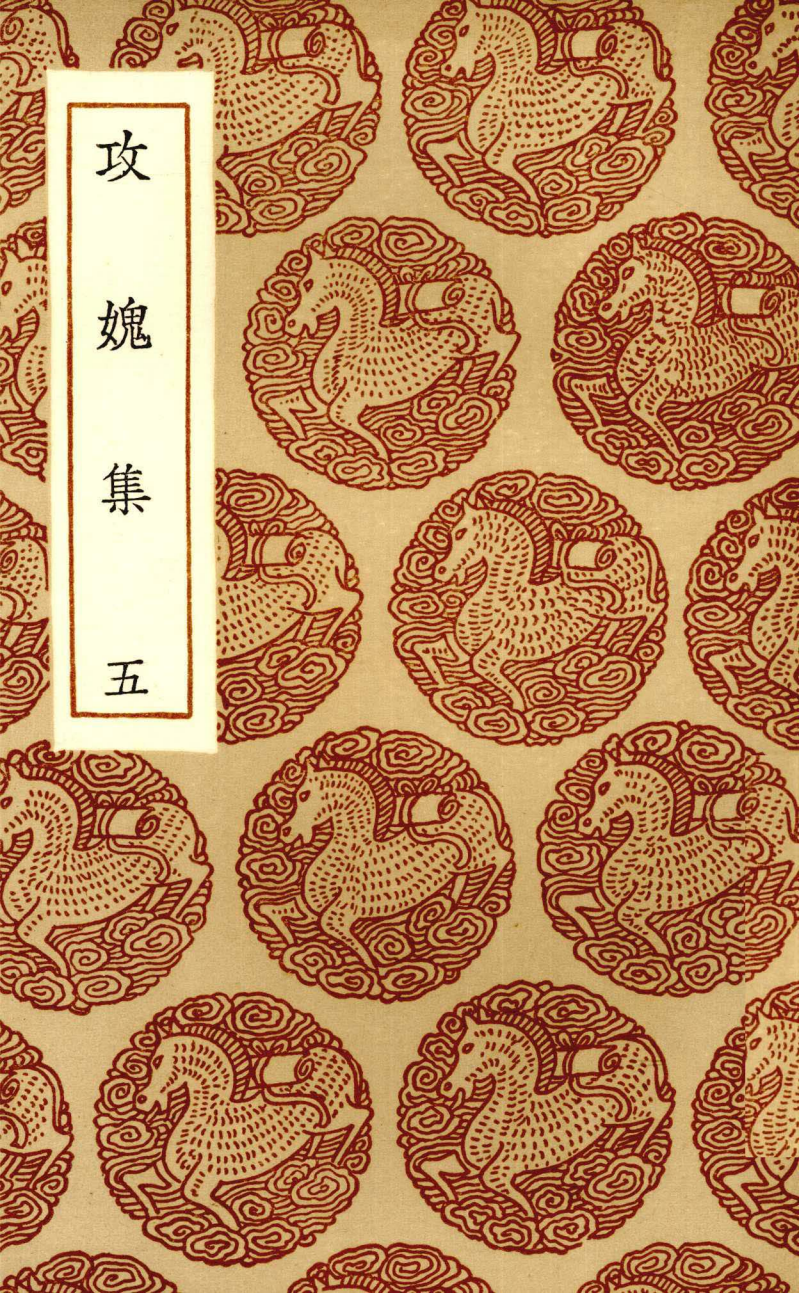


攻

媿

集

五



攻 媿 集

(五)

樓 鑰 撰

攻媿集卷十九

表牋

代謝宮觀表

以下三首·代史待制彌正

賦祿眞祠。俯從私請。升班次對。更出鴻恩。是何極陋之蹤。得此殊常之渥。中謝伏念臣志徒慕古。才不逮人。由庠校之諸生。叨承延賞。勉箕裘之餘習。偶玷世科。甘從州縣之勞。敢覲朝廷之選。惟睿主曲敦于舊學。故微臣誤簡于淵衷。自給札于中書。寢影纓于冊府。退量倖冒。祇務靖共。固嘗持節以言歸。旋即環而就列。寸長尺短。第知自竭于愚衷。年除歲遷。何意遂塵于法從。代言西掖。進讀東宮。皆老父之故官。實儒生之希遇。力辭禁筦。改貳秩宗。威儀三千。茲豈養痾之地。春秋八十。不勝愛日之思。奏牘朝聞。俞音夕至。廩以祝釐之粟。寵之荷橐之聯。毫釐莫報于公家。頂踵悉由于聖造。甫還私室。已拜宸綸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政本用中。仁惟厚下。素矜樸拙。初無進取之心。重賜褒揚。庸示保全之意。父子感深而至泣。里閭圓視以爲榮。臣敢不增激懦衷。稍休弱質。循陔承志。庶幾棄官歸養之風。戀闕馳誠。尙勉移孝爲忠之節。

代謝皇太子牋

儲禁簡僚。久充員于中護。祠庭得請。仍寓職于西清。退省至愚。敢忘所自。中謝伏念某稟生甚弱。賦性尤

疎。一經徒守于家傳。累歲寢汙于朝蹟。獨惟老父。獲際聖君。乃眷潛藩。曾是甘盤之舊。遂容小子。亦陪綺季之游。自慚遲鈍之資。無補溫文之學。丐閒得寵。拜命知歸。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。盛德在躬。勞謙禮士。兩宮侍膳。益勤愛日之誠。千里懷親。深察望雲之念。俾從私志。實荷隆寬。某敢不祇服訓詞。仰承色養。扶羸東下。遽收迹于鵷行。矯首西瞻。尙馳心于雞戟。

代謝皇太子宮講堂徹章轉官牋

儲闈進讀。嘗預英游。奏議終篇。遂遷爵秩。曾是優隆之渥。亦霑遠外之蹤。中謝。伏念某學匪洽聞。身逢盛際。宸辰念甘盤之舊。俾鯁生獲綴于賓僚。經帷繙陸贄之書。命鶴禁亦爲之訓說。備見經綸之用。具存仁義之言。戒彼覆車。實爲可監。申其佔畢。顧有何勞。方茲去國以奉祠。乃以徹章而受賞。被恩有自。揣己知慚。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。任重承祚。志勤好古。傳聖父誠明之學。自得之心。玩名臣論諫之文。如對其面。尙思記誦。使遂褒陞。某敢不拜手祇榮。銘心戴德。一物三善。固知裨贊之無功。九弊六條。更冀講明之不息。

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表

以下六首。代溫州曾吏部進。

熙事備成。惟聖人能饗帝。徽稱具舉。雖天子必有尊。懽動兩宮。化刑四海。中賀。竊以太上立德。本無事于飾名。大美不言。願曷資于崇報。雖九載已都于顯號。而一人尙歉于宸衷。乃因泰時之精禋。併舉累朝之曠典。恭惟皇帝陛下。恩被動植。孝通神明。登大位之崇高。受上皇之付託。玉卮稱壽。視昔有光。寶冊奉親。

自我作古。謂天祖羣物。式昭時憲之明。謂道法自然。更著體元之正。俞音誕布。盛事一新。萬國得懽心。共仰仁天之大。百姓加德教。益知聖治之彰。臣出守偏州。恭承明詔。捧觴再拜。頓回鳳閣之春。稽首三呼。但想龍樓之曉。

代賀太上皇帝表

禮行于郊。咸慶綏儀之備。尊歸于父。聿嚴嫩稱之加。覆載兩間。歡呼四起。中賀竊以巍巍者至高之貌。用形容于博衍優游。蕩蕩乎民無能名。獨著見于聰明文思。仰堯仁之天大。邁湯德之日新。宜因百神受職之時。更益大德得名之懿。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。怡神于淡。遊物之初。膺寶籙以興邦。授神器而與子。凡此知人安民之要。傳諸問安侍膳之間。黃屋非心。樂道遙于特室。紫壇薦事。介福履于慈闈。雖秉謙尊。莫回忱請。光之大。大之謂聖。已陶萬國之歡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益顯百王之冠。臣叨憑熊軾。莫筵鷁行。想漢殿之觴。寧免滯南之歎。効華封之祝。敢忘拱北之誠。

代賀太上皇后牋

備舉盛儀。誕揚懿號。凡資持載。罔不懽呼。中賀竊以迎長者三王之郊。既告虔于上帝。有名者萬物之母。爰歸美于慈親。益增地道之光。深副天心之願。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。德高任。如功邁娥。藝力贊睿謀。親授重華之帝。尊同太極。式安長樂之居。受五日一朝之榮。備四海九州之養。爰因大祀。載舉徽音。箕嘽謂視曰明。用顯進賢之志。老氏以慈爲寶。於昭生物之恩。合茲二者之稱。仰止一時之盛。臣分符有守。戀

闕無階。莫陪椒掖之趨。但劇葵心之向。

代謝立皇太子降敕表

儲禁宏開。宸綸誕布。法前星之瑞象。仰粲重暉。揚少海之餘波。沛爲膏澤。神人胥悅。宗社奠安。中謝恭惟
皇帝陛下。道冠皇王。仁霑動植。端居南面。受光堯付託之隆。豫建東宮。綿有宋延洪之福。爰推恩霈。下及
黎民。罄萬國之歡心。屬一人之有慶。臣叨紆郡綬。阻賀闕庭。比屋歡呼。咸喜元良之正。微衷感勵。謹宣寬
大之書。

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

詔旨中頒。具孚羣聽。宸章申錫。下及侯邦。凡屬照臨。舉知感奮。中謝竊以官刑儆有位之士。成湯切戒于
三風。手書賜萬國之臣。光武尤嚴于一札。聿稽前代王者之盛。未如今日天語之溫。蓋九重雖備于躬行。
而百辟或違于德意。玩歲愒日。猶有謬悠。拱默之流。易慮洗心。尙乏砥勵激昂之氣。仰勞翰墨。下訪臣鄰。
一新琬琰之刊。傳甚置郵之速。茲蓋恭遇皇帝陛下。循名責實。任賢使能。形憂勤于宵旰之間。十年于此。
示好惡于用舍之際。四海胥然。爰申播告之修。更勤勵精之始。臣叨膺郡寄。肅奉訓辭。祇率乃僚。各共厥
職。欲令眞僞毋亂。敢爲欺謾之文。會聞上下相安。莫有苟且之志。

代謝直祕閣表

濫膺郡寄。初無善狀之稱。寓直奎文。忽被寵光之渥。拊躬有覩。拜命增榮。中謝伏念臣學昧家傳。才非時

用猥緣遭際。得効馳驅。衣以繡衣。雖謹惟良而折獄。置之粉省。未知何自以爲郎。退尋於越之居。俄假東嘉之守。四郊菜色。重丹辰之憂勤。一介萍蹤。荷玉音之臨遣。首問吏民之疾苦。備聞田里之歎愁。凡所奏陳。悉蒙垂應。移鄰邦之粟。不容遏糴之私。蠲下邑之租。又免追科之擾。罷民粗給。和氣隨生。雨暘以時。黍麥增稔。閭境方歌夫聖德。誤恩乃及于守臣。顧撫字之徒勞。媿清華之非據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核孝宣之名實。總光武之權綱。民瘼是求。尤重專城之寄。璽書加勵。滋多循吏之賢。顧如微臣。亦霑醴賞。臣敢不仰銜鴻施。俯竭駑才。未讀五千卷之書。已冒登瀛之目。加撫十萬戶之衆。誓堅報國之心。

謝慶壽赦加恩表

代豐參政茂良

慈皇介壽。幸陪前殿之儀。慶沛頒春。首被通侯之寵。循牆莫避。踣地自驚。中謝竊以堯年符巽位之期。舜孝極重華之盛。請福壽之祝。百僚咸預于駿奔。卜寬大之書。萬國宜霑夫錫賚。豈緊邇列。獨冒殊恩。況飢餓之文。嘗獲登于徽冊。以蹕蹕之質。偶進攝于上公。固已不勝千載之榮。敢意更竊九重之眷。封疏故郡。地衍多畬。端章甫以立朝。安識周旋之中禮。分茅土而建社。自慙談笑以封侯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義篤奉親。仁均厚下。廣宮闈之至樂。用以及人。錄臣子之微勞。遂先與邑。臣敢不誓殫素節。仰報鴻私。五日一朝。密扈天顏之睟穆。萬年億載。永瞻孝治之光華。

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

負丞棘寺。久媿空餐。假守桐廬。遽叨共理。初以還鄉而拜命。終然便道以之官。被寵過優。撫躬莫稱。中謝

竊以子陵舊隱。浙水奧區。昔爲太上之潛藩。今實行都之近輔。頻年旱潦。寢多凋瘵之民。累政推遷。宜擇循良之吏。如臣者稟生甚陋。懵學寡聞。猥承延賞之餘。甘老徒勞之役。偶平詔獄。入仕帝京。財貨暴如邱山。敢辭委吏。文書盈于几閣。第謹攸司。逮聯敕局之刪修。纔脫選途之塵冗。進參外府。曾何補于公家。移贊司刑。頗服勤于臬事。銜上恩而莫報。念色養之多違。因謁告以遄歸。以治民而自詭。仰蒙睿眷。徑畀左符。方少遂于家居。忽又承夫人乏。蓋歎歲方勞于旰食。謂小臣曾對于清光。頒嚴旨以趣行。免內朝之臨遣。望龍顏于九陛。不勝戀闕之心。侍鶴髮之雙親。少展循陔之志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天臨萬宇。器使羣材。培植邦基。尤重牧人之任。茂隆孝治。俯推錫類之仁。雖久歷于王官。必加試以民事。有如臣輩。亦在選中。臣敢不恪奉教條。布宣德意。中外本一致。願何有于重輕。忠孝無二心。誓益殫于報効。

謝南郊肆赦表

代温州莫給事澤

泰時陳儀。聳百神而受職。端門肆眚。罄萬國以歸仁。覆載兩間。懽呼四起。中謝竊以聖人享上帝。旣竣事于圓邱。厚福浸黎元。爰疏恩于方夏。配天其澤。與物爲春。恭惟皇帝陛下。厯數在躬。聰明作后。治內以治外。期臻宴粢之隆。事天如事親。曲盡寅恭之至。粢盛豐潔。圭幣輝華。風馬來臨。已見高靈之墮。星雞載舉。喜聞鴻霈之頒。不俟終朝。遂霑四遠。臣逃居支郡。莫望清光。趨左右而奉章。徒想冠裳之盛。率將吏而拜詔。更欣囹圄之空。

北齊宋良爲清河太守。甚有善政。天保初。大赦。獄內蓬蒿俱滿。無囚可赦。惟率將吏拜詔而已。時温州兩獄俱空。

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

守臣繆舉。莫蓋前愆。司敗議刑。尙從寬典。仰至仁之善貸。拜嚴旨以猶驚。中謝。伏念臣頃自作州。屢嘗薦士。雖昧知人之鑒。敢不盡心。偶緣入幕之賓。實能辦事。察之既至。譽者亦多。況聞奏牘之交馳。皆謂吏材之足取。逮升劇縣。頗著能聲。雀角鼠牙。乃寢招夫仇怨。瓜田李下。曾不謹于嫌疑。噴有煩言。自貽伊戚。在昔親民之始。嘗陳同罪之章。歷時雖多。逃責無所。與潔而不保其往。祇佩訓詞之溫。取人而失之以言。深犯聖門之戒。僅行鑄削。仰賴保全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馭下惟公。待臣以恕。謂引其類以俱進。任則甚專。若簡乃僚而弗虔。咎將誰執。臣敢不深思創艾。益謹品題。應物未明。當起懲羹吹蠶之念。求賢圖報。敢萌因噎廢食之心。

代謝知瓊州表

一札十行。俾遠憑于熊軾。四州百洞。幸利涉于鯨波。首及治封。具宣德意。中謝。伏念臣奮身疎逖。賦性愚蒙。蚤叨世賞之延。屢困宦途之滯。字民淮甸。慙非製錦之工。式政衡陽。有玷題輿之選。頃分陋郡。未及期年。資淺望輕。易致人言之噂沓。地偏財匱。不堪歲計之支吾。已甘置散之科。安有復然之望。豈圖校拭。更任蕃宣。眷古珠崖。實今瓊筦。邈在萬里之外。顯居一海之中。漢晉廢置之不齊。隋唐分合之靡定。久服本朝之聲教。遂同內地之流風。惟黎母錯居。當謹邊防之慮。而賈胡遙集。實爲舶政之源。自揆庸虛。難勝寄委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仁思濟衆。德務包荒。緬懷卉服之人。遴選竹符之守。知臣嘗更于遠外。或可承流。謂臣備歷夫險艱。庶幾使過。臣敢不仰銜恩紀。謹布邦條。幸依兩伏波之神。毋憚三合溜之險。仕方行志。

敢爲乘桴浮海之言。忠不忘君。徒詠登樓望京之句。誓殫精力。用答鴻私。

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

啓七十之慶。將傳萬歲之玉卮。率三千之臣。先上兩宮之寶冊。美備形容之至。光增授受之初。孝治愈隆。生民未有。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尊爲父。方當祝耆艾之辰。德爲聖人而得其名。詎可襲尋常之號。一紀再加。夫緝典九重。尙憊于淵衷。茲講未央之儀。爰採康衢之頌。榮歸慈晨。燕及中闈。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。道大難窮。功成不有。聰明遜位。於昭與子之公。逸樂延年。自得從心之適。曰仁曰德。無能名焉。乃武乃文。紀其盛者。尊號太上皇后殿下。久參太極。密贊重離。天下濟而地上行。允謂相成之道。堯南鄉而舜北面。實同稀有之期。皇帝陛下。愛篤嚴君。親傳家法。謂壽富之福。惟彝倫之所先。而父母之年。在常人而猶喜。況承社稷之託。獲見春秋之高。不有極尊之稱。曷爲甚盛之慶。優游博衍。雖問之朝野而不知。揚厲鋪張。要編之詩書而無媿。禮文照古。雲物致祥。歡均軒陛之間。化浹華夷之外。臣預瞻鸞輅。入覲龍樓。嵩岳傳呼。誠四海九州之至樂。赭袍端拜。願十年一慶于脩齡。

代新進士謝賜花表

柳染青袍。叨預天官之燕。花裁絳綵。更分禁籞之春。敢望微生。遽承華寵。中謝伏念臣等。性根浮弱。學植荒疎。吐天葩之奇篇。初無詞采。啓瓊林之茂典。咸戴恩榮。謝槐市之舊遊。尋杏園之故事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。仁霑行葦。材育菁莪。萬國春陽。顧豈遺于寒谷。九天雨露。遂均及于羣英。臣等敢不種學績文。去華

務實。芝蘭馥烈。但堅自潔之心。桃李芬芳。共樂不言之化。

代趙侍郎粹中遺表

負罪屏居。方還舊物。臥痾垂絕。將謝明時。顧屬續以甚危。猶戀軒而不忍。孤忠未泯。衰涕徒傾。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。粗傳末學。弟兄射策。偶登俊造之科。州縣服勞。安有功名之望。奉聖旨欲收于羣策。謂故家或有夫遺才。嘗因輪對之初。悞辱褒襃之寵。神會氣合。不自知遇主之因。年除歲遷。俄寢上從臣之列。二史屢書于言動。三銓深泥于奸欺。承攝瑣闥。亦知效古人批敕之節。建明謀議。欲以奉列聖在天之靈。雖自詭以治民。詎敢忘于報國。迨池陽之奏課。就茗水以交符。投檄得閒。歸處四明之舊隱。騰章褫職。誦言一卒之幽冤。固知不辨而自明。卒荷容光之必照。矜其久困。賜以更生。通禁路之班。許尋故步。繼廩人之粟。俾盡餘年。未酬骨肉之恩。俄屬負薪之疾。水浮膚而成痼。藥苦口而勿靈。殘息僅存。大期已迫。媿論思之無補。尙攀戀而有言。伏望皇帝陛下。寅奉慈闈。益隆寶祚。以寬仁壽天下之脉。以清靜養主躬之和。尊藝祖肇造之功。早正東向之位。念神州沈淪之久。無忘北伐之圖。臣易簣何爲。蓋棺遂已。生無可戀。敢言滯太史于周南。死或有知。尙可抗杜回于輔氏。

代陳閣學居仁遺表

承命造朝。旋抱負薪之疾。奉祠還舍。遽興易簣之言。忍死有陳。報恩無所。戀明時而何及。灑哀涕以空悲。中謝伏念臣生也無奇。幼而孤立。自世賞而策進士。奉大對于高皇之廷。繇冗僚而登皇官。受異知于孝

宗之聖。晉游學省。出試州麾。收賓郎曹。殆遍更于宰掾。擢居柱史。遂徑躡于詞垣。陟彼岵以纒哀。予之琴而終制。誤蒙慈展。屢畀左符。際真主之膺期。升大邦而分闢。每經煩使。實堅徇國之心。縱有微勞。皆是守藩之職。敢意凝旒之眷。忽叨召節之頒。雲氣在前。不許三山之到。君門甚邇。翻成萬里之遙。撫薄命以自傷。懷孤忠而莫吐。卒困陰陽之寇。竟違咫尺之顏。游貢忱誠。僭于淵聽。念甘泉從臣之已老。況正元朝士之無多。祝釐之請。則卻而後從。寓直之寵。則辭而不獲。仰戴天地生成之造。得爲山林休養之謀。然而精爽欲離。形容盡變。抵家而迹未定。過信而病益增。身方臥于漳濱。魂已遊于岱嶽。龍光深厚。愧未補于秋毫。駒隙易馳。將溘先于朝露。少留殘景。冒進危衷。恭願皇帝陛下。寅紹皇圖。聿新孝治。躬憂勤以致中興之業。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。內修外攘。坐復祖宗之舊。東漸西被。聿觀聲教之行。臣假息幾何。蓋棺遂已。塵勞五紀。悵莫賦夫歸田。冥漠九原。願敢忘于結草。

攻媿集卷二十

奏議

論實用空言

任敕令所刪
定官輪對

臣聞善爲天下者。貴實用不貴空言。然名爲空言而行可底績者。乃所以爲實用。號爲實用而行之不實者。適足以爲空言。此不可不察也。陛下卽位以來。大開言路。收攬人才。慨然念治效之未及。鄙無用之空言。而務求其切于實用者。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。而言者不思。曾爲實用之說。累年以來。言者甚衆。往往已陳而厭聞。于是旁搜曲取。毛舉以應故事。民力方匱。而言利不已。法令已煩。而變更日增。凡此皆號爲實用者。言之則真。若可聽。行之則不見所益。從而委以施行。課其成效。則且多其圖冊。列數以美觀覽。然則所謂實用者。果非空言乎。孟子陳堯舜之道。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。陸贄論諫于搶攘日不暇給之時。未嘗不本于仁義。堂堂本朝。陛下聰明英睿。隆寬盡下。而進言之士。不聞引今據古。訐謖遠猷。徒藉細故。以爲實用。而售其迎合之術。臣竊惑之。唐太宗求治之初。魏徵仁義之說。自今觀之。是爲空言。封德彝法律之說。自今觀之。是爲實用。然太宗斷然行魏徵之言。而成貞觀之治。外戶不閉。行糧不齎。斗米三錢。幾致刑措。蠻夷君長。帶刀宿衛。且曰。惜不令德彝見之。然則孰爲實用。孰爲空言也。臣誠不佞。瞻望清光之

初誠不忍自棄所學。摺撫細故。以幸于施用。且深懼六經致治之成法。寔爲空言。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。惟陛下赦之。

論災異

臣聞魏相之事宣帝。多以異文爲言。李沆之相眞宗。每奏不美之事。皆忠臣所以事君。而良史所以垂教也。蓋人主居富貴之極。操生殺之柄。諂士日進佞說。而直者亦難盡言。祥瑞之出。則潤色而張大其辭。災異之見。則掩覆而變易其占。此二臣之所憂。而明主之所察也。陛下之畏天。可謂至矣。四方水旱盜賊之事。無有不知。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。天之仁愛陛下。亦可謂至矣。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。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。夫天人之間。相去不遠。太戊稱宗。實由拱桑之祥。宣王復古。厥有雲漢之詩。罪己而興諒。非虛語。遇災而懼。適爲盛德。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。俯詢愚言。寬民力。錄囚徒。凡可以應天者。務求其實。則治道日舉。聖德日新。上答天心。下遂人欲。今日之異。後日之福也。臣之論奏。動涉迂緩。而愛君之心。不勝惓惓。惟陛下裁幸。

論二廣賞典

臣竊惟賞典之設。以勸助勞。輕重均一。則人心厭服。抑揚失當。則不能無辭。立法之際。不可不謹也。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。許奏補子孫。或期親一名。蓋以其遠入烟瘴之地。人或憚行。故以此勸之。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靜江。到任不許奏補。任滿止轉一官。然廣東漕司在惠州。憲司在韶州。

與靜江風土不甚相遠。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。廣東以論者不及而仍舊。數年以來。未之改定。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。監司巡歷其間。豈應以易地而鑄賞。若舊法爲是。則廣西不應獨減。以其太濫。則廣東不應獨得。比年臣僚以敕令所見行修法。難以著爲定令。嘗有申請。得旨令給舍看詳。因循至今。未有明文。欲望睿旨檢舉。宣熙元年臣僚所奏。令給舍疾速定議。或予或奪。著爲成法。則事出于一。無不平之議矣。

論玉牒聖語

臣聞堯言布天下。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。蓋其都俞吁咈。出于心而應于口。行于身而形于言。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。陛下臨御以來。言之聞于外者。天下誦而歌舞之。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。天語之發。震服不暇。獨念親逢堯帝之聖。而寒遠小臣。無由時聞玉音。旣而蒙恩兼職玉牒。始盡見記注所載。仰而歎曰。陛下之言。隨事而應。是皆出于心。行于身。察見治亂成敗之機。質之六經而暗合。攷諸三王而不謬。備在編簡。不一而足。臣不能悉舉以進。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。陛下嘗語臣下曰。聲色之事。未嘗略以經意。至于寶貨珠玉。侈麗奇異之物。心所不好。亦未嘗蓄之。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。則勃然觸之。與人言未嘗不道。陛下曰。人君聽言。不可以人臣漏泄爲罪。縱使漏泄。適足以彰君之美。因舉陸贄之言曰。諫者之狂。誣明我之能。恕諫者之漏泄。彰我之能從。又讀至黃皓事。陛下曰。人主于近習。不可不遠。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。可以見矣。又讀至馮紆沮張華事。陛下曰。小人之讒君子。其浸潤膚受。委曲如此。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。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。有旨令入內侍省。權免進子。陛下曰。祖宗以來。止許人進一子。

此曹人多則黨盛。今人數不少。若平居無事猶可。漢唐之事是已。隆興元年九月。有旨已降親札。付張浚。王彥。應兵將官。有奏報文字。及有陳乞。並宜付通進司投入。毋得依託左右近侍以進。凡此六條。皆人主之要道。當今之急務。愛君憂國之士。欲言而不敢。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。陛下于從容問答之間。形之于言。可以大書于方策。可以爲法于後世。猗歟盛哉。故斥聲色異物之奉。容人臣諫諍之直。遠近習察小人。減內侍之進子。禁兵官之依託。皆陛下躬行之實。心術之妙。宜其不假潤色。而發于外者。如此其巍巍也。臣昧死不勝惓惓。惟望陛下持之以誠。守之以久。日行其道。日新其德。當如周之文武。終得逸樂之福。毋使唐之魏徵。謂不及于貞觀之初。則天下之幸。社稷無疆之慶也。

論土木之費

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。敦朴爲先。宮室苑囿。未嘗興作。禁御遊觀之地。至有弗葺者。自非殿宇之繕修。學校之崇飾。府庫之闢。官寺之徙。不肯輕用民力。蓋聖意深知土木之功。實爲官私之蠹。故節費省事。以垂後則。然臣竊見比年以來。工役相繼。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爲之者。土役之勞擾。非一蓄材植者。有強買之懼。事未作者。有苛役之擾。廣道路。則列肆有毀撤之驚。撤基址。則連蔓失已成之業。如此等事。未易悉數。或曰。是役于游手。而不妨田里之農事。是出于贏貲。而不關有司之經費。物皆給以市直。而無科斂之擾。勞皆予以賞典。而有勸功之心。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。游手之役。不費于財乎。贏貲之用。不出于民乎。給以市直。徒有其名。予以賞典。不及于下。命令之出。誰敢不承。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于此也。故嘗

謂人君之善儉者。當如漢之文帝。而善于用言者。當如我朝之太宗。夫以漢室之富。百金之費。宜不足惜。而文帝以吾之百金。計民之常產。一臺之費。可資十家。遂終罷之。每事如此。安得妄用。此所以爲善儉也。以王府之貴。營一假山。亦不爲奢。而姚坦之言。深切似過。太宗時已爲之一聞。坦言。歎其傷民。亟命毀去。言非親聞。感悟如響。此所以爲善用言也。以今觀之。民貧益甚。下戶之產。不直一金。田野之夫。終歲勤動。而不免飢寒。閭閻之人。以數百錢爲資生之策。一役之興。費以千萬計者。不知可爲幾家之產。州縣之間。一金一粟之不輸。則鞭笞立至。追科之日。械繫滿前。號呼塞耳。錙銖積之。以充府庫。一役之興。費以千萬計者。不知出千幾人之輸。然則文帝之言。爲有旨。姚坦之言。爲甚切。太宗皇帝之德。卓乎其不可及也。以陛下之恭儉敦朴。而臣猶敢以此爲言者。誠以今日事力。尤非文帝。太宗之時之比。則愛惜浮費。當又過之。臣愚欲望睿慈。念財用之至艱。罷土木之不急。遠追文帝之美。近法太宗之聖。更復深軫姚坦之言。則節省之益。非止一端。恭儉之盛。冠乎百王。日計不足。歲計有餘。富庶之源。當在于此。臣狂愚妄論。惟陛下赦之。

論六曹法司

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。務極平允。爰念吏部七司。所關者大。修書之日。詳加裁擇。書成之後。又爲總類。名目雖分。條貫歸一。誠以法守之地。不可有毫釐之差也。臣竊惟修法之事。固已周密。用法之吏。尙有可言。蓋七司之法。頒之四方。而用在吏部。長貳郎官。年除歲遷。難以必其通習。吏人各自行案。又未必盡知源